

新时期中俄关系

李凤林*

目前的中俄关系可以说正处于中俄自17世纪开启正式交往以来的最好时期。之所以这样认为,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在于现在中俄之间确实建立了一种平等的或者说真正平等的关系。

对于如何发展好中俄关系,首先需要有一个战略判断,即我们在我国的外交全局如何对中俄关系中进行定位。俄罗斯是我们主要的战略伙伴,其重要性不必多言。现在,中国同许多国家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战略伙伴关系,但只有跟俄罗斯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所以能够协作,是因为两国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这种关系是不会发生逆转的。而且,能够看出,对于中俄关系战略价值的认识我们要早于俄罗斯。最近几年,俄罗斯人才开始对中俄关系的战略价值有比较高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普京总统在2006年中国“俄罗斯年”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今天,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两国紧密接触的战略优势,我们愿进一步加强俄中关系,造福两国人民。”这是俄罗斯总统第一次在公开讲话中提到中俄关系的战略价值。这表明俄罗斯人特别是其领导人对俄中关系战略价值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把中俄关系推向前进。而且,说到底,没有良好的中俄关系,中美关系也很难得到稳定发展。

中俄关系发展当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相互之间的信任问题,另一个是具体合作中的利益摩擦还会增加。

在相互信任上,中俄两方面都存在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应该更多地注意战略层面的相互间信任,比如相互不构成威胁。此外,在军事技术合作方面中俄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种合作在中国同其他国家之间没有建立起来。以及国际问题上的合作等等。这些都是深层次的、战略层次上的合作。

在涉及不信任的具体问题上,俄罗斯方面存在的问题可能更多一些。比如,我们希望俄罗斯变得更加强大,而俄罗斯人则不希望中国强大,害怕中国强大。俄罗斯的这种恐惧心理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消除。这种恐惧心理最初来自于对边界领土担忧,现在则缘于中国的逐渐强大。这是同俄罗斯人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的特殊思维定势联系在一起,比如长期的“堡垒意识”、“超级大国综合症”等等。俄罗斯媒体对中国的态度从总体上来看是不太友好的。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艰苦的日常工作慢慢地去消化,使俄罗斯人对中国的恐惧心理逐渐消失,情况才能出现好转。

关于具体合作中的利益摩擦,比如在能源合作上的问题等等,这些都需要在具体的工作环节上去解决。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两国经济关系的不断发展,这种矛盾会有所增加,这并不奇怪。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中俄关系的定位和判断始终不要脱离俄罗斯总体国情的实际变化。因此,在这里尤其要对俄罗斯的国内形势的评价作出一个总体:一方面,俄罗斯结束了十年动乱。2000年以后普京的拨乱反正初见成效,现在俄罗斯已经走上了恢复性发展的道路。观察俄罗斯的形势时,我们不能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而要根据俄罗斯的特点来判断。从政治上讲,俄罗斯为实现强国目标确立了

* 李凤林,前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所长、中国东欧中亚学会会长。

所谓的“主权民主”、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这三个价值支柱。在经济上,俄罗斯 2006 年的 GDP 预计可以达到 1 万亿美元,大体上可以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水平。外交上,俄罗斯的战略收缩已经接近底线,开始从防守转入积极进取。

但是另一方面,俄罗斯也面临着不少的问题。从政治上讲,如何完善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如何找到符合其本国特点的政治体制和模式,这还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我们认为,俄罗斯现有的宪法基本上是参照西方的模式,但是实际上并不是按照宪法来执行的。对于俄罗斯的政治模式,用诸如“集权主义”这样一些术语来描述未免显得过于简单化。甚至俄罗斯的政党体制究竟如何发展,目前还不是很清楚。比如“统一俄罗斯”党实际上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政党。用俄罗斯人自己的说法这个党就是“官僚党”,也就是说想当官的人都来参加这个党。从这一意义上讲,俄罗斯的转型没有完成。

而在经济上,俄罗斯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发展战略或者说经济发展模式,内部的分歧很大。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条件下,俄罗斯目前还没有明确定位。并且,俄罗斯对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态度表现得相当消极。其中的原因值得研究。目前俄罗斯经济总体上还是得益于石油和天然气,用俄罗斯人的说法就是“普京是一个走运的总统”。

外交上,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形势在恶化,其同美国的关系很难有实质上的改善。美俄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说到底,就是美国不会让俄罗斯变得强大起来。俄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很弱,双边贸易额仅 100 亿美元。所以,经济关系不会对俄美关系形成制约,俄美关系缺少支柱。美国在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所面临的问题在于:其自身发展的需求同其欲保持势力范围的愿望相矛盾。这主要体现在独联体问题方面。俄罗斯需要发展,但是实际上又在对其“小兄弟们”实行控制,这就使其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同美国的关系很难改善;另一方面融入欧洲也不现实,俄罗斯永远也不会成为欧洲的一部分。2006 年 5 月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本人就讲到,“俄罗斯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与欧盟和北约发展关系,俄罗斯没有必要融入北约和欧盟,因为俄罗斯完全可以在国际舞台上独立自主地发挥作用。”俄罗斯不可能加入北约或者欧盟。如果俄罗斯加入了北约,那么北约也就不存在了;而如果俄罗斯加入了欧盟,那么欧盟也消化不了它。所以,俄罗斯只能是一个独立的板块。这一点对我们研究中俄关系甚至国际问题来说都显得相当重要。俄罗斯没有办法融入欧洲,也不被欧洲所接纳。从地缘政治上讲,俄罗斯幅员辽阔,地跨欧亚两大洲,所以其对一体化方向很难作出选择。

15 年来,俄罗斯外交的转型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一般认为,1995 年以前俄罗斯的外交是向西方“一边倒”。我们的观点是在提法上似不应如此绝对,至多可以说在那段时间里俄罗斯曾经执行了一种“亲西方”的政策。因为,应该看到,在那段时间里叶利钦在发展同中国方面的关系上实际上也做了一些事情。叶利钦之所以采取一种亲西方的政策,我们认为他是为了稳定其政权。这是叶利钦的一个权宜之计,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没有任何其它选择。因为在他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会考虑朋友在那里?——只能在西方。但俄罗斯人的心理是不甘心当“老二”,不可能作美国的“小伙伴”,而是要“独立地发挥作用”,这就是所谓的“大国心态”。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还是从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方面来讲,俄罗斯都具有这种资格。现实情况是俄罗斯要成为单独的一极。

最后,从中俄(苏)关系的历史发展当中,可以得出以下五点启示:

第一,国家关系必须遵循平等的原则。中俄关系有几百年的历史,从 1689 年到 1840 年两国处于平等地位,相处友好,相安无事。1840 年后俄国向中国扩张,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俄国以保护国身份取得了大量领土(通过边界条约,当然全是不平等条约)。后来至少又有三次签约也是不平等的,即 1896 年中俄密约、1945 年中苏条约和 1950 年中苏条约。邓小平同志对此有深刻的总结。他说中苏分歧“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94—295 页)。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现在中俄之间是一种真正平等的关系。

第二,国家关系中应该相互尊重,不干涉内政,不强加于人。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必须相互尊重,不能采取强加于人的做法。在这方面中苏双方都有错误,唯我独左、唯我独革以及强加于人。此外,还应特别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真正做到“和而不同”。

第三,不能以意识形态划分来确定国家关系。意识形态的分歧曾长期困扰中苏关系。十年论战实

际上是一个涉及到社会主义观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已经讲清楚了,历史也作出了结论。“中苏两家都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页)历史的教训是,意识形态甚至价值观念不应成为决定国家关系的标准。

第四,维护国家利益应该成为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中苏分歧实质上反映了两国利益之间的矛盾。苏联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掩盖了其国家利益,要求中国服从苏联的利益,我们则很少宣称自己的国家利益。

第五,正确对待历史问题。中苏之间的历史问题是由边界问题引发的。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这本来早有定论,但是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苏联方面担心中国要“收回”失地而改写了历史。现在解密的档案材料证实,苏共中央领导在1964年后多次下达指示,要求各科研单位和出版社重新编写俄中边界史。其实中国方面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尽管认为中苏边界条约是不平等的,但中国方面仍将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切实解决边界问题,并不要求收回俄国侵占的150万平方公里领土,然而苏方还是心虚。现在边界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历史问题不会再对两国关系产生干扰。但是对历史的看法双方仍有分歧。对于这种分歧可以采取不把历史问题现实化、不把历史问题政治化的态度,求同存异。

中俄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为了保持这种发展势头,迫切需要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中俄两国领导人提议互办“国家年”,即2006年是中国的“俄罗斯年”,2007年是俄罗斯的“中国年”。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为实现“世代友好,永不为敌”夯实中俄友谊的社会基础。

(责任编辑 成 为)

(下接第38页)

参考文献

- [1] 王逸舟. 西方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 [2]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 [3] [美]汉斯·J·摩根索. 国家间的政治[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 [4] 许嘉. 权力与国际政治[M]. 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
- [5] William C. Wohlforth, "Re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3) (Winter 1994/1995), 91-129. 转引《自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
- [6]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7] [美]肯尼思·华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M].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 [8] 肯尼思·华尔兹. 反思〈国际政治理论〉——对我的批评者们的答复.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9] [挪威]伊弗·B·诺伊曼、[丹麦]奥勒·韦弗尔主编. 未来国际思想大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 [10] 秦亚青. 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2(6).
- [11]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转引自“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J].
- [12] 小约瑟夫·奈.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
- [13]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 [14] Lilia Shevtsova, spoke on Putin'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at the Carnegie Endowment in March 2002.
- [15] 章百家. 中国内政与外交:历史思考[J]. 国际政治研究, 2006(1).
- [16] 苏长和. 理性主义、建构主义与世界政治研究——兼评《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J]. “国际政治研究”, 2006(2).
- [17]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责任编辑 朱泾涛)